
明史十二論

明史十二論

金壇段玉裁若膺著

三大案論

或問于段子曰明燕王篡位在春秋當何以筆之曰當書六月乙丑燕王棣入都城弑帝己巳遂自立以春秋經求之當如是也曰篡國無可辭弑帝似未然也曰宮中之火誰則爲之非燕王而何燕王逆計城之必破位之必可篡也而獨何以處建文君也輔之則有所不及待殺之則不免于弑君弑君者天下之

所集矣也于是與交通之逆臣逆奄謀爲此舉有與問罪之師者則彼自火而已矣此其姦謀蓋預定而後行之然則謂建文自火死者燕王說也謂建文未死于火而蒙塵者亦燕王游移其說以惑天下之心杜可畏之口也推見至隱則以火弒其君之罪著矣又況卽建文自火誰實致之自火哉而能辭弒哉靖難者燕人所竊作史者但曰燕師足矣何可仍其稱也謂燕師靖難謂建文未死今已數百年猶惑其說甚矣燕謀之狡也據春秋趙盾之例書之曰弒君而

論定矣問者曰奪門之是非何居曰謂之簒可也曰故帝也而何以謂之簒曰景泰帝無恙也而入其宮而奪之位非簒而何以春秋書法求之必書曰太上皇入于帝宮自立舍是則無書也天子雖故物而不得以逆取之如我有寶賄既以與人非一朝之故不得率無賴破其家奪之而尚曰我非刼也我固有之物也此理之易明者也景泰帝之卽位也受命于皇太后矣不卽位不可以禦也先爲景泰者當如魯隱公以攝自居聘之迎之皆盡禮既至敦請復辟已乃

退處臣位是叔齊季札所爲也若英宗固讓則處之南宮率諸臣北面而朝之時修君臣兄弟之禮且與訂皇嗣之萬無移易若是則兄兄弟弟之美交盡矣乃不出此而弟多行無禮致兄積怨求退聽羣小之謀乘人之疾爲奪門之篡越三十二日景泰旋崩胡不爲從容復辟之天子而爲篡竊之天子也問者曰世宗之大禮其是非何若曰燕王弒而篡者也英宗不免乎篡者也世宗非篡而以篡自居者也曰何也曰世宗爲人後者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依禮經則後

武宗者當子武宗而不子武宗稱之皇兄從一時公論當子孝宗而又不子孝宗稱之皇伯夫且爲繼統不繼嗣仍子興獻王帝之宗之以春秋之例書之當曰尊其父興獻王爲皇考獻皇帝奉其父之主入于太廟躋武宗上几篡人國者必自尊其宗廟而廢人之宗廟世宗舍所爲後之祖父而自尊其祖父是不樂爲人後之天子而樂篡竊有天下之天子也葢世宗之視孝宗武宗猶永樂之視建文帝英宗之視景泰帝如贅流然僅未敢廢之而已

世宗論一

喪服斬衰三年者一曰父傳曰父至尊也二曰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三曰君傳曰君至尊也五曰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支子可也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是則凡受重者必斬衰三年與眞子同所以必斬衰三年者何也爲之子也經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而闕此五字者先儒雷氏云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雷說是也而

未盡或後兄或後弟或後從祖若從祖父或後兄弟之子若兄弟之孫若而人者後之人皆必服斬衰三年葢所後者旣有君有天子之尊故爲之三年者凡爲臣爲諸侯者所同也而爲之子三年則爲後者所獨也後父行者三年後祖父後高曾祖父後兄後弟後從祖若從祖父後兄弟之子若兄弟之孫亦皆三年故禮經有爲祖後者服斬之文春秋僖爲閔三年春秋左傳之言逆祀謂閔僖爲父子國語謂閔僖爲昭穆謂閔祖謂僖親是可知兄之爲弟後也世宗之

入嗣也弟後兄也弟後兄則必行三年之喪焉世宗從毛澄等服武宗以二十七日之制是合于爲之子之禮假令興獻王猶在世宗以王子入嗣統而其後獻王薨其將復三年之乎喪服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杖期報此其禮在天子諸侯當不敢降然則獻王止于服期也期服之親而將帝之宗之躋諸先帝之上乎殉一己之私親絶大宗之胙允既不子武復不子孝逆天悖理未有甚于斯者也然則其稱名將父武宗乎皇考武宗乎曰生曰父死曰考考者成也

稱皇考何不可之有古者稱亡君必曰先君必曰先王必曰先帝必取廟號曰某皇帝如宋穆公稱宣公爲先君漢文帝稱孝惠皇帝皆弟稱兄也至于廟中之稱古之主但稱謚不稱某祖考見五經異義禮記外傳故世宗于武宗之主書武宗毅皇帝可也于孝宗之主書孝宗敬皇帝可也當時除文華疏云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題廟主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得兩全無害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然則自稱孝皇帝正合古制宋太宗于太祖廟稱孝弟非禮也而世宗于武宗皇兄之于孝宗皇伯之非臣道

也非子道也臣也而敢伯君兄君乎子之孫之而敢兄之伯之乎不臣不子莫大乎皇兄皇伯考之稱也璁萼之言曰世宗繼統非繼嗣非漢定陶王宋濮王舊事可例竊謂不嗣何統繼非有二禮經之爲人後言繼統也宗廟社稷土地人民崇高富貴謂之統父子相承謂之嗣嗣絕而統無所歸于是乎立之嗣以任其統倘曰吾任其統而不爲之子然則孰不可以任其統也者鄉曲小民簿有田廬而無子宗族閒必爲之子而後能有其田廬豈天子之崇高富貴不若

鄉曲之田廬哉而謂可以不爲之子而有之哉旣不
肯爲之子則當力辭此崇高富貴之統而專壹于生
我者不當篡取崇高富貴以榮我身又以榮生我者
而擯棄授我崇高富貴之人于不知誰何之地立後
之義持重于大宗多于死後公議立之若漢哀帝宋
英宗孝宗之養于宮中早立爲子者絕少要之死後
猝然立之與生前立之其爲爲人後一也其爲爲之
子一也豈生前則謂之繼嗣死後則謂之繼統抑且
昭穆相當則爲繼嗣昭穆不相當則爲繼統也哉然

則後大統者推尊本生之禮以何者爲正乎曰魏明帝太和二年詔曰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後人之義毋敢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此最正也其次則漢宣帝尊本生爲皇考而未敢不後昭帝也其次則安帝追號父淸河王爲孝德皇桓帝追尊父蠡吾亭侯曰孝崇皇祖父河閒孝王曰孝穆皇靈帝追尊父辟犢亭侯曰孝仁皇皆依高帝尊父爲太上皇之義以爲三皇無爲五帝有事未嘗爲帝者可稱皇不可稱帝而不知皇與帝皆天子也承大統

者安可天子其父然皆未敢廢大統也其離經叛道者至明世宗已極非特已不臣不子也且陷獻王于不臣不子之尤身未嘗一日爲天子而敢厠于生所臣事孝武二宗之閒且逆祀武宗之上是得爲事之以禮祭之以禮乎葢世宗天姿貪暴而又不肯學問者也一聞遺詔謂倫序當立則謂己之卽位出于天幸可以快心于富貴可以極意于私親故覽禮官箋文循皇子嗣位故事卽曰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皇子也是其心早無孝宗武宗矣諸臣楊廷和毛澄等

之議皆不可行而長君逄君如璁萼等者皆如膠漆之契爭之不已乃同日杖殺者十六人下獄者百三十四人他日殺楊繼盛沈鍊諸公恣其荼毒慘于桀紂明之元氣始于此斲喪彼以爲非兇酷則無以勝天下太宗以簒逆取天下盡誅忠臣而人不敢違英宗復辟亦用一切簒取之法遂殺于謙而人不敢違皆其心所師法者也故于弑君簒國之太宗獨有深契追尊爲成祖宜其夷孝宗武宗于建文景泰二帝也哉

世宗論二

或問曰明之議大禮者備矣當時楊廷和毛澄以及受杖謫官諸臣皆言宜皇考孝宗皇兄武宗偁興獻爲皇叔子何獨言宜父武宗也以兄爲父無乃干名犯義之甚乎應之曰當時諸臣捃摭禮經爲人後者之文而不知爲人後者不必皆子行孫後祖弟後兄者皆是受重于此人卽爲此人後爲此人後卽爲斬衰三年一切若眞子故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春秋僖公閔公之兄也僖繼閔謂之爲閔公後春

秋經僖元年不書公卽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偁子何經無子字傳直云偁子以見僖之繼閔與莊之繼桓無二例莊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弑君子不言卽位臣子一例也何休曰僖公繼成君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偁子臣一例此謂臣繼統與子繼統無異也天子諸侯無子則同宗中受重者本皆臣也臣而爲之子與眞子無異故僖可以偁閔子鄭君禘祫議曰閔以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喪晉張靖之言曰僖公爲閔三年此兄爲弟後服三年之證也春秋經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曰逆祀也禮無不順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此左氏謂閔僖爲父子也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蒸將躋僖公宗有司也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此兄弟異昭穆如父子之說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此皆謂閔于文而祖僖于文爲禰也春秋經閔公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卽位穀梁傳曰繼弑君不

言卽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此所謂繼弒君者繼子般也子般者閔兄非閔父且未踰年之君非成君者也而傳辭如此此以見雖繼未踰年之君兄其禮不必行爲後之禮其情則一如父子之情是以春秋原其隱痛之情與莊僖不書卽位同也不敢爲喪君後者喪君子也非君也猶殤子不爲之後也禮喪服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始封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始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盡臣諸父昆弟者繼其統者皆臣

而子也其廟制以次祧毀一如眞高曾祖父之制昔
賈公彥周禮冢人疏宋劉敞爲人後議國朝徐氏乾學讀禮通攷金
氏榜禮箋皆詳言之矣徐氏曰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
其生也既可以諸父昆弟爲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
諸父昆弟爲子其言可謂憭然蓋如是而後得謂之
受重不則已之重受于何所天子諸侯以重之相授
受爲父子不必倫序相蟬聯爲父子所以敬天命崇
大寳不則疑于天命已去大寳已墮國統中絕一死
一生相爲授受夏始傳子殷有及王其道無二國語

說幽王至敬王十四世其中桓王乃平王之孫以蟬聯者言之則當云十五世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其閒多兄終弟及以蟬聯言者之則僅五世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若泰伯虞仲爲一世則僅十八世是知天子諸侯以重相授受爲世數也明時諸臣但知世宗宜父孝宗不知置武宗于何地璁萼獻夫等云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不繼武宗大統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舛其言諸臣無以破之由諸臣不諳經典自開滲漏

致若輩之乘釁而入也旣可不嗣武宗則亦可不嗣孝宗此勢所必至旣可不嗣孝宗則憲宗世宗之閒興獻可以居之入廟稱宗亦勢所必至至興獻入廟而孝宗武宗乃以絕世附贅懸疣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

世宗論三

漢時去古未遠學者多知爲人後之禮建武二年立高廟于雒陽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三年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

至春陵節矦十九年張純朱浮奏議先帝四廟當代
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大司徒涉等議
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宜爲
南頓君立考廟祭上至春陵節矦上可涉等議詔曰
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
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惟
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于是雒高廟四時
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四時祭
于故高廟南頓君以上至節矦皆就園廟以上司馬

氏彪祭祀志文也所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者謂合太祖太宗世宗爲五帝也以平哀成元爲四親廟故雒陽高廟加祭元帝又尊宣帝爲中宗一祖三宗合元帝而五成哀平不在雒陽者以成爲兄弟行哀平爲猶子行已不可親祀故祭之于長安高廟合之元帝于雒陽爲四親廟雖分遠近而持重之禮未失也光武旣爲人後則爲平帝後故戴涉議由平帝逆溯至元帝爲四親廟由禰以溯祖也據此志則絕無祀昭帝之文而范氏光武紀十九年春正月追尊孝

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與祭祀志不合昭帝不稱宗則與惠帝景帝同在毀廟之列此昭帝二字范煜所妄增也再考張純傳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此宣字五帝字亦范氏所妄增宣帝爲中宗不祧此出自光武特見非關臣下所請祭祀志甚明不在四親廟之列元成哀平四帝爲四世者古親廟之制每帝爲一世不以哀平兄弟行而二帝爲一世也通鑑但云奏立元成哀平四廟與祭祀志合李賢注光武紀引漢官儀

曰光武第雖十二于父子之次于成帝爲兄弟于哀帝爲諸父于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帝于光武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爲祖昭帝爲曾祖故追尊及祀之按賢不知昭帝二字之爲妄增而注之所引漢官儀尤可疑以諸侯表攷之哀帝者定陶共王之子于平帝者中山孝王之子皆元帝孫也何以云一爲諸父一爲祖父乎謂元帝于光武爲諸父行故爲元帝後此不知禮之言張純朱浮之奏無此語張純曰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此大宗謂承天子大統也而賢注云大宗謂元帝也紕繆已極載涉竇融之議曰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此一語葢以行輩言之未熟于春秋臣子一例之義

段子曰光武知爲後之禮列元成哀平爲四親廟然則哀爲祖廟平爲禰廟非以元帝爲禰廟也而信赤九會昌之讖自

高至元凡八帝已當其九故元帝祀于雒陽成哀平祀于長安分四親廟爲兩地是大純而不無小泚禮記說祭禮曰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入廟門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祭祀且然況繼統乎禮經曰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可爲諸侯之民則天子何不可爲天子之臣子光武獨非成哀平之臣歟而不可爲之子歟張純朱浮最爲知禮其言曰陛下與于匹庶蕩滌

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于舂陵節侯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旣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

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
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至哉
言乎聖人復起莫之能易光武遂能克己復禮後太
統而抑私親可爲萬世法矣明之世宗盡思光武中
興等于剏業功烈何如者而不敢私其高曾祖父豈
有國家無故受命先帝非有微勞遽登大寶而乃裂
棄冠冕飲水忘源明統不絶而絶藩臣不帝而帝以
卑踰尊以昵廢禮一時之忠覲靡爛千秋之公論難
逃自後有處此者其尚以爲殷鑒哉

世宗論四

古者爲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何也凡弒其君者皆欲自立者也欲自立而怵所弒者故吾君也吾襲其位則又將爲之子焉而吾手刃之是推刃于君以襲其位而又不能不父之也不爲之子不爲之三年不與爲昭穆是自暴其弒逆爲之子爲之三年與爲昭穆又非所樂也于是弒逆之志亦少沮矣故曰爲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春秋楚公子圍弒其君麇麇者康王之子共王之孫也圍者共王子

也入問麇疾縊而殺之以疾死赴于諸侯故經書曰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此時子干子晳棄疾不
能致討者圍以己最長而持爲人後之禮足以箝制
之也傳曰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
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此言爲後非
禮之所謂爲人後乎然則圍之爲後于兄子也爲之
子焉爲之三年焉與爲昭穆焉楚雖蠻夷圍雖無道
未嘗敢失禮也蓋春秋弒君自立者其罪既著于天
下則于所弒者爲之後與否不可知如州吁之于完

是也人未有願以弒成名者者其罪可隱則如楚靈王齊桓公是也桓公弒隱公自立而討蔿氏蔿氏有死者是歸惡于死者也經書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不以桓弒赴于諸侯可知也然則桓爲之子焉爲之三年焉與爲昭穆焉必也經不書葬以見賊不討書公卽位以別于繼故不書卽位者以媿桓公若曰此所卽者何位卽所弒君之位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矣爲人後之禮至于漢末倘無不知者吳志張昭傳曰策臨亾以弟權託昭昭立而輔之謂之曰夫爲

人後者貴能負荷先執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此非弟爲兄後之明證乎明世宗君臣皆無有孫權張昭之學而惑于倫序不當與武宗爲父子遂致橫決倒懸三綱淪九法斁烏呼以正卽位而乃爲楚靈魯桓之所不敢爲者是非不學無術之禍也哉

或曰圜不肯爲後故久立之君而無謚謂之郟敖

世宗論五

公羊春秋經成公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

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文公死子幼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集諸大夫而問曰昔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曰仲氏也仲氏卽公子遂于是遣歸父之家謂逐歸父也歸父遂子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也嬰齊本亦遂子使爲歸父後故曰爲兄後何休注曰

弟無後兄之義後當作子乃淺人謁之耳上文既言為兄後又言後歸父矣不得云弟無後兄之義此以下專為子孫名目立說耳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謂嬰齊既後兄矣倘書之曰公孫嬰齊則非為後者之稱即曰仲孫嬰齊則是與歸父之眞子不別其父子之實隱矣故曰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是以春秋不可書公孫上文注云未見于經為公孫嬰齊是也未見于經謂未為後時也既為後則可書仲孫嬰齊矣而不可書者書仲孫則疑于歸父之眞子也明不與子為父孫子謂嬰齊父謂仲遂嬰齊實遂之子不欲使實子而名為孫也段子曰此千古為後之經禮也何邵公注亦甚明而說者失之崑山徐氏尤甚公子遂以仲遂書于經矣仲其字也故其孫曰仲嬰齊嬰齊實遂子也

而後歸父則遂孫矣遂孫則可稱仲孫而仲之不孫之者實非孫也實非孫則何以可後歸父也凡古云後者受其爵邑之重之謂爵邑必有所託受之是曰後後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公羊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何也爵邑受諸某則于某之喪祭一如眞子之禮不必倫序相當也然則立嬰齊者何不使後遂也曰此爵邑受諸歸父不可以中斬也然則何以不立歸父之子也遂實有罪而廢其嫡歸父實無罪而縣其爵邑以嬰齊後歸父可以明歸父之無罪立歸父

之子則不可以明遂之有罪然則春秋書仲者仲其氏也氏者爵邑所在也不言孫者不沒其實也明其爲遂子也觀乎此而天子諸侯卿大夫爲人後者未有改其父稱而伯父叔父之者也此謂宋濮議稱皇伯之非禮經言其父不改父稱也不改父稱而爲之服碁爲所後服三年是聖人之禮也不改父稱而無害于爲後之禮子于所後而無歉于父子之情是故稱其父曰父可也曰考可也天子曰皇考可也禮記父曰皇考本通上下言之後世爲人後之天子則當用漢故事稱皇考不稱帝不敢稱帝也不敢立廟京師

也稱所後者曰先君可也曰先帝可也曰皇考可也禮記父曰皇考鄭注曰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其本爲叔父伯父行者曰父可也其自稱曰孝皇帝某可也曰孝王某可也若宋太宗之于太祖曰孝弟生既臣之矣則稱弟不可也禮記內事曰孝王某鄭注惟宗廟稱孝天性之父子不奪于受重之父子而易其名受重之父子不狃于天性之父子而去其實自古聖人以與子之法靖天下之爭故後必同宗後必若子受重者一如天性之無斬無中斷也所以靖天下之爭也假令不若子曰是倫序不相當吾當

子其相當者是傳之者非與子也是倫序相當者皆可起而爭也況乎并不子其倫序相當者而仍子其天性之父天性之大父是傳之者輕棄其天下而斬其父之後也是同宗皆可起而相爭也託于禪讓而亂天下者多矣託于立後而亂天下亦猶是也有子而不爲父後者矣未有爲後而不子者也爲後而不子則天下必亂明世宗之用姦諛大戮賢俊是也是故弟可後兄兄可後弟長可後幼遠可後近而無不子之者不易天性父子之名不失受重相子之實此

萬古之常經春秋之法也卿大夫之禮與天子諸侯異者天子諸侯無廢逐卿大夫有廢逐廢逐而不以其罪則復之其罪當不祀而其先世勳不可廢者則立廢者之弟若同宗以繩之不祀廢者而祀其祖左傳載臧紇之言曰紇之罪不及不祀明乎有不祀者也不祀者不祀廢者也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皆不祀者也僑如廢而豹立不祀者止僑如而已臧紇廢而爲立不祀者紇而已歸父因父遂而廢又因已無罪而立後當

時之不祀者遂也遂已不祀故歸父之子孫以王父字為氏稱子家氏嬰齊氏仲者明其後歸父也臧紇罪不當不祀故使臧賈為已請還賈使為請之乃不為紇請復而自請為後紇智者也知不可還矣故成為之意以防求立後故曰不敢私請今之讀左氏者亦多失其解矣有廢逐不祀之卿大夫無廢逐不祀之天子諸侯諸侯容有天子正之殘之滅之者天子而有可正可殘可滅之罪則皆當不立後喪服小記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注云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

世宗論六

公羊之傳曰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此謂嬰齊爲歸父後卽爲歸父之子爲歸父之子故以歸父父字仲爲氏是爲以王父字爲氏也以王父字爲氏眞子之禮如此爲人後之禮亦如此傳言爲人後者爲之子非以爲之子釋爲人後乃以明爲人後者之禮一切必同于眞子經曰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此之

謂爲之子也傳又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此之謂爲之子也記曰爲人後者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程氏易田云所爲後之子設言共有眞子此之謂爲之子也喪服親疏遠近一如眞子然則爲之子信矣爲人後之禮必如是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爲後者皆如是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所爲後之子兄弟天子諸侯不服獨此異耳

爲人後者于所後者或倫序相當或不相當或以昆弟行後或以伯父叔父行後或以祖父行曾祖父行後或以孫行曾孫行元孫行後必皆如是此之謂爲

人後者爲之子也蓋子之實既歸于所後故于其父
雖存父子之名而無父子之實于所後既有父子之
實則已得以子自居人亦得而父子之此閔僖相承
或謂之昭穆或謂之祖禰或謂之父子左邱明所說
學者不以爲異春秋經僖元年不書公即位公羊傳
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
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此公羊謂孔子目僖爲閔子
者以僖本閔臣而爲閔子也知臣子一例則知臣之
者皆得子之矣故史記說仲丁至陽甲九世太伯至

壽夢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兄弟爲兩世祖孫爲兩世古人數一世至百世皆如是皆父子之也我盡子之實而人得不目之父子乎人皆目之父子而我乃欲辭父子之名乎天子諸侯之尊自高曾行祖行父行兄弟行皆臣之稽首之未有以爲怪者何居乎死後子之則以爲怪乎毋亦怪所不當怪乎故公羊所云千古之經禮也後世乃畫分爲人後爲人子爲二事小民無子者動言立嗣此爲人子而非爲人後也若明世宗之事則爲人後而不爲之子夫不

爲之子則安能爲之後哉其說曰繼統不繼嗣如漢哀宋英而後爲繼嗣而不知其繼統一也則其繼嗣一也不得諉于倫序不相當不可稱父子也毛澄等乃欲後孝宗夫後孝宗則武宗無後是亦謂後武宗則倫序不相當此其所以不能定折衷之論合聖經之恉適與僉人以口實楚則失矣齊固未爲得也假令世宗不得子武宗祗可子孝宗是漢光武可因與元帝倫序相當而廢成哀平親廟也是唐之宣宗可以不祀穆宗文宗武宗三帝也是周平王桓王祖孫

之閒可以平王太子泄補之也是謂衞輒之嗣靈公不當禰其祖也何也必欲其倫序相當也必欲其倫序相當而父孝宗必欲其倫序相當而父興獻祖憲宗公私固有別矣非同是以弟不可後兄之說爲之障哉故璁蕚之說曰繼統不繼嗣不言統何所受則固斬其統矣而何繼之有哉此知爲人後而不知爲人後者則爲之子之義也而毛氏大可尙謹持嗣統非嗣世之餘唾全氏紹衣又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此爲昭穆相當者言之而不然者但持爲後之服而不

得稱子此所謂嗣統非嗣世也愚謂持爲後之服是
卽稱子也有其實何妨有其名夫旣稱曰先君曰先
帝自稱曰孝王曰嗣皇帝國人稱此二君之廟曰父
子曰昭穆曰祖禰安見不得稱子安見嗣統非嗣世
而乃疑公羊專主倫序相當者言之哉孫爲祖斬子
道也安見不禰祖以孫禰祖固爲後之禮

世宗論七

明世宗之非禮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輩逢之也楊
廷和毛澄輩兆之也曷爲楊廷和輩兆之不知爲人

後之禮不後武宗而後孝宗是爲人後者非以繼大統而以絕大統也武宗可不後則孝宗亦可不後而不妨後憲宗而不妨父興獻以聯祖孫于是帝興獻皇興獻考興獻入之太廟廁之諸帝之閒興獻本臣也而帝之孝宗武宗本帝也而廢之末嘗廢孝宗武宗也而不以爲祖不以爲父且別有祖父則是不廢而廢也璁萼輩之廢立有甚于廷和而實廷和之廢其一世有以召之也逢君徇私則不得不創爲繼統不繼嗣之說夫統係于嗣嗣之外何統乎廷和不知

嗣武宗也而統絕璁萼不欲嗣孝宗也而統再絕璁
萼獻夫知武宗不宜絕也孝宗不宜絕也乃顢頇其
辭曰繼統不繼嗣明胙不絕而孝宗武宗皆不絕然
則何以必帝興獻乎然則何以必祖憲宗乎然則何
以伯孝宗兄武宗乎是非陽繼其公統而陰繼其私
嗣乎何以謂之繼統不繼嗣也統外求嗣而統嗣俱
絕于統得嗣而統嗣俱延璁萼輩以爲尊崇所生道
固應爾不知古爲人後者斷無是也且孰昭孰穆孰
廟孰祧孰祖孰禰將何以定之哉且是不嫌于掵業

之君也哉假令世宗崛起有天下用後世人主之法皇帝其父可也皇伯其伯父可也皇兄其兄可也何以有加于此哉且不祖孝宗不禰武宗而禰興獻不幾于新莽之廢漢廟武照之立周廟哉原其所以至此者由于不後武宗原其所以不後武宗者以爲倫序不相當不知春秋之義例禮經爲人後之恉也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二斬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

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噫聖人之制盡之矣病夫庸俗之知有私已而不知有公統也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者明乎卿大夫之必有爲後者也云諸侯及其大祖者明乎諸侯之必有爲後者也云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明乎天子之必有

爲後者也云及其大祖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以爲非是則得罪于大祖則得罪于天也天祖之道無絕而不爲之後是絕其祖絕其天也即爲之後而不後其相爲授受者是舉天祖之所立而廢之而中絕之是亦獲罪于天祖也明之諸臣不知不後武宗則是中絕其統而非繼其統故其說支離汗漫毛澄尚近都邑之士璁萼獻夫則禽獸野人之所爲澄等尚知後必有父璁等但知私其私父也至于經言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本自明曉與獻無他

子世宗已嗣爲王當時相臣欲立爲後曾不慮及于此則是未知有適子不得後大宗之說也當日諸藩王子孫豈無昭穆相當者何不廣爲遴選則是未知以支子後大宗出于族人之說也至于既立之後嘖有煩言固屬意中之事固當于遺詔中備陳儀禮春秋之法漢宣光武之制豫詔某王之子爲興獻後嗣守藩國以杜其口實如此則驕君雖欲崇私庶無縱逞奈何一無所慮漫然舉天下而授之至使其君臣不臣子不子帝者廢臣者帝國統中絕姦諛倖進諸

賢刑戮春秋責備賢者廷和宰相也庸得辭其咎乎王伯安之孫承勛襲新建伯子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宏為後先達妻曰伯無子爵自傳吾夫而及吾子爵安往遂不為先進後而圖襲新建伯此婦之用心與世宗惟肖所謂上之化下捷于影響也烏呼就令當日世宗子孝宗無他說豈合于為人後之禮乎此古人所以致歎于霍光不學無術也

世宗論八

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衛子者何衛侯鄭之弟叔武也衛侯出奔楚又適陳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皆曰謂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僖九年宋子僖九年子般卒莊三十二年子卒文十八年子野卒襄三十一年衛子僖二十五年陳子僖二十八年陳子定四年與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衛子謂文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既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于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

統也故曰衛子左傳云衛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此卽是以統相授此亦可以見爲人後卽爲之子之禮矣成公歸則成公固君也假令成公不歸則叔武踰年非不可稱君也假令成公薨于外則叔武斬衰三年一如眞子也不然何以兩衛子絕無異辭哉故于此可以正明世宗君臣之不知禮于此可以知景泰帝改元在英宗北去之明年深合禮意景泰于英宗北去有衛叔武稱子之義焉英宗于景泰旣崩有僖公于閔公稱子之義焉其始英宗君也景泰臣也故北狩之日景泰有子道其後景泰君也英宗故君而今臣也晏駕之日英宗

不立則當服爲天子三年之服其立也則當行爲後之禮以大統所在也入廟昭穆之次必先景泰後英宗後來子孫不敢蹈逆祀之過此千古 太宗于建文不經見之事而其禮不可不議者也

火崩義亦當爲後太宗英宗絕大統于前宜乎世宗君臣絕大統于後也禮經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統太宗英宗之所爲皆絕大宗之統者也明之天子有在位四年不入廟如建文者有在位八年不入廟如景泰者有在位十八年在位十六年雖入廟而爲絕世如孝宗武宗者遂有未嘗一日爲天子而入廟稱宗如懿文太子如興獻王者咄咄怪事爲前古

所無後世所笑驕君以私滅公小人以諛竊位而方自以爲知禮可不哀哉劉歆讓太常博士曰往者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繁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于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議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烏呼豈不古今同慨也哉

世宗論九

明時大禮之議由張璁桂萼方獻夫霍韜豐坊而外固皆君子也而不能曉然于武宗不可絕暢言其義

以大白于天下萬世者窮理之功未至治經粗淺也春秋三傳論兄弟相後既如日月中天矣禮經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所謂諸侯及其大祖者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衛祖文王魯有周廟是也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謂天也受天祖命而爲天子諸侯天子諸侯者天祖之位也不可以中絕中絕是絕其所受命得罪于天祖非繼繼承承則

謂之絕是以無子而爲之子則不絕無子而不爲之子則絕凡經傳所謂絕世皆謂封爵無所系系之而不爲之子疑于有篡取之者而仍不免于絕凡有天下者異姓篡之則絕如夏之有窮漢之王莽唐之武照是也同姓篡之則亦絕如梁之蕭鸞明之燕王是也同姓非篡而不爲之子則不絕而絕也是自居于篡也夏之少康漢之光武繼天子之絕世者也傳所云賜姓封爵者皆繼諸侯之絕世者也故曰當世宗時明統不絕而絕世宗不篡而篡也聖人之道處經

事而知其宜處變事而知其權權者所以持經者也

非權則經不可久傳子之法經也非傳子則天下必

爭爲人後之法權也非有爲人後之法則其爭必大

無子而于同宗爲之子焉權也爲之子而昭穆不相

當則兄弟可相子長幼可相子焉權也權行而無子

者依然傳諸子天位不致中絕人心不致動摇俾與

子之法可以行諸萬世而不壞以息天下之爭爲後

與傳子之法輕重相等莫能軒輊故曰權明之天下

太祖之天下也禮經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

爲之後又曰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凡太祖之孫皆同宗也非有武宗遺詔孰不可以爲天子者世宗乃不思受命于何所耶興獻無後立益王子爲嗣廷和之議固屬不易不爲興獻立後乃紬孝宗武宗爲絕世而以興獻稱宗入廟聯憲宗之統生而未帝者帝之生而未爲憲宗後者後之憲宗有子爲帝而又立後武宗無子而不立後興獻無子則爲天子後者又爲諸侯後武宗孝宗無後則天子不爲之後縱橫舛錯重悖貤謬謂禮經春秋之典爲王莽之邪說明倫大

典果可以鉗天下萬世之口哉明之守正諸臣不究經典如宋甯宗當爲孝宗斬衰廷臣皆憒憒然者是以學者貴窮理也

世宗論十

明世宗非禮事儒者之論不一當時或有是璁蕚者如楊一淸是也近時或有貶毛澄諸公者如明史執筆諸臣是也王文簡分甘餘話云楊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負孝宗皆君子也張桂芳獻夫霍韜之徒徼倖甘進志在逢迎皆小人也嗚呼謂凡得罪

諸公爲不負明室可也若之何謂諸公以不負孝宗爲君子哉諸公之意非欲忠于孝宗也以爲張桂成主上之私意失立後之公心故糾之糾之而未得天理人情至公之道垂諸經典萬世不易之法僅謂應後孝宗不知所後者應在武宗也孝宗不可負武宗可負乎孝宗非無後武宗在位十六年而未有後以新主後孝宗使武宗終古無後何厚其所不必厚薄其所不當薄諸臣皆武宗之臣而親疎厚薄可倒置豈謂臣之于君可以賢否殊厚薄哉且此當論其立

說之是非不當論立心之負不負是非公也負不負
私也卽爲武宗立後亦非不負武宗之謂乃以使明
之大統不絕也故論立說之是非楊文忠等是也是
之中有甚非者也璁萼等非也非之中又有非焉者
也以負不負言之是者爲不負非者爲負楊文忠等
亦負國者也負太祖以至武宗者也非能不負孝宗
也璁萼等大負國者也負太祖以至世宗以及興獻
者也非獨負武宗也若王文簡所言不負孝宗乃以
私意言之也至謂宋之濮議歐陽之說敢于負仁宗

其語尤鄙夫謂本生父爲父爲考亦天理人情之自然僅稱皇考不稱皇帝固無礙于承大統也司馬公等失之拘泥歐陽何失哉余前論已詳之矣文簡著書是非賢否多侃侃而此論不可不辨

紅丸論

有以明之紅丸一案爲問者應之曰孫公愼行之論是也孫公援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斷斯獄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左氏之傳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遂卒故書弒其君公羊之傳曰止

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是則許止不通醫學不謀醫師妄以已意出方進藥而至殺其父非止穀梁傳稱不嘗藥之謂也方從哲李可灼之進紅丸事正相類從哲可灼素非十全良醫敢以汚穢之紅丸進諸至尊以試其徼倖之圖從哲首揆也春秋責備賢者此事在春秋必書方從哲弒其君何疑哉假而曰進藥者可灼也非從哲也然從哲既不能力禁之于方進之時又不能聲罪致討于既崩之後且從而賚以金幣令引疾歸律以春秋趙盾不討賊之義

書之曰弒其君又何辭焉故曰愼行之論是也許悼公之薨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許止責躬引咎不立其位不敢愛其死而書法不能寬其罪又況乎從哲可灼之雍容退食侈然自謂無罪之人哉此而可寬孰不可寬者雖殺之可也問者曰此當用合和御藥律杖一百耳曰合和御藥誤不依本方者謂何證何方奉命有素未嘗誤而誤其炮製誤其分兩非若可灼以閉門杜撰之方藥試諸不審之證也可

灼之罪不容乎死而進用可灼者宜何如哉問者曰公羊穀梁皆言許止實未弒故書葬以赦之從哲實未弒不可援此例乎曰許止有服罪之誠從哲無悔過之隱止可赦而從哲不可赦也假令光宗初崩從哲便能誅可灼則庶幾司馬昭之能誅賈充矣而昭不能誅充哲亦不能誅灼則亦昭而已矣魏忠賢嗾顧秉謙黃立極馮銓作三朝要典直謂從哲可灼爲忠愛而無罪然則春秋之法必手刃其君而後爲弒也哉

明史十二論跋

昔韓非子著書其篇名有稱難一難二難三難四者葢古人行事或有不合于理故立義以難之余最喜其用筆一轉卽開一境界然韓子所難者歷舉列國君臣今段氏所難者專在世宗一人而筆力直與韓子相抗衡理直則氣壯信哉甲辰三月吳江沈楙悳識